漢書注校補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五

長沙周壽昌學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

壽昌案田千秋子順已嗣侯此當是其次子

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

孝宣本始二年徵爲大司農三年遷御史大夫

兄子樂平侯山

顏注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壽昌案非誤也此棠禹而言謂其從兄媗之嗣子也觀下云兄子秉樞機可知

政繇冢宰

當時大將軍稱冢宰案論語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周書惟周公位冢宰古昔總政者卽爲冢宰不必如周官冢宰之稱天官也

相遂代爲丞相

地節三年相代韋賢爲丞相

練羣臣

案禮月令簡練桀俊本書禮樂志練時日注練選也言簡選羣臣也

不足致意中

致意中致置也後漢書凡置皆作致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顏注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言壽昌案老子上經第三十篇

大䡴之後必有凶年
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
章即襄章也
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
壽昌案此必因舉天子所服故各取以名之非其人原名
此也師古謂貢禹別一人其年代固不相及即趙堯亦必
非代周昌爲御史大夫者
子宏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爲關內侯
顔注曰宏坐騎至宗廟下大不敬也壽昌案表作甘露元
年非甘露中表又云騎至司馬門非宗廟下云不敬無大
字若大不敬豈尚能降爲關內侯也
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

宣帝之初名病已卽以此也

豈宜褒顯

壽昌案豈猶其也禮曾子問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必不棺斂於宮中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王引之曰豈不可其不可也吳語大王豈辱裁之豈亦其也豈亦猶幾也史記黥布傳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幾豈冀也

代魏相爲丞相

神爵三年吉爲丞相時宣帝卽位已十五年

西曹地忍之

注李奇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也壽昌案地之爲第並無義不過音同而隨筆書之後人不敢改

古書因望文生訓耳外戚傳班倢伃傳蛾而大幸之蛾即
俄亦猶是也漢楊孟文頌碑惡虫蘅狩卽惡蟲敝獸而以
狩爲獸亦但取音同也
瑣科條其人
壽昌案顏會瑣細也仲長統詩古來繞繞委曲如瑣司馬
相如傳豈特委瑣握齪拘文牽俗此言瑣者言詳細委曲
科條其人之賢否張晏訓瑣爲錄語氣不貫
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㠯得譴讓
壽昌案御史大夫是黃霸見百官表
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
方扶南從能字句能音耐
先是顯爲太僕十餘年

百官表丙顯於甘露四年爲太僕一年爲建章衞尉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淩稚隆曰六人者皆以明經推陰陽說災異而卒不得所終故同傳壽昌案六人中惟眭孟京房誅死若兩夏侯翼奉則皆壽貴傳子孫李尋亦減死徙邊郡淩氏之言不獨失考直妄語也

眭宏字孟魯國蕃人也

顏注曰眭音息隨反今河朔尙有此姓壽昌考魏書逸士傳眭夸趙郡高邑人其祖邁父邃俱有名知顏說爲信也

從嬴公受春秋

春秋公羊家

先師董仲舒有言

眭孟受學於嬴公嬴公受學於董仲舒嬴在昭帝時爲諫大夫孟爲符節令應得及仲舒時漢儒講家法故嬴公之師孟亦稱先師也

賜爵關內侯邑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

劉奉世曰關內侯無國云何言益壽昌案漢初封關內侯食邑者多如申屠嘉傳云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戶婁敬傳云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建信侯是名號侯卽關內侯皆可食邑也既有邑可食何不可益戶之有

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

壽昌案勝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前上轉親信此復面

稱先生下太后爲勝死素服五日皆足徵漢時尊師傅之重

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顏注青紫卿大夫之服也葉夢得曰漢丞相太尉皆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此三府官之極崇者勝云取青紫謂此也小顏但據當時所見誤以爲卿大夫之服漢卿大夫蓋未服青紫也壽昌案百官表前後左右將軍位上卿金印紫綬是與丞相太尉皆稱上卿不必九卿稱卿也至御史大夫單稱大夫鹽鐵論可證葉之駁顏似乎過泥

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

壽昌案延壽字贛之字應作名古名字互通字即名也觀下俱稱贛可知洪适隸釋云漢中黃門譙敏碑云其先故

國師譙贛傳道與京君房此碑以焦贛爲譙左傳楚師伐陳取焦夷注謂焦今譙縣是焦譙通用也後書律厤志房受學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卽此

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

壽昌案孟康注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注一日六十注亦衍四字　卦爲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坤坎爲方伯監司之官是六十四卦之四字爲衍也宋祁曰別本作六十四卦足徵宋初本原無四字　殿本從之是也

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

宋祁曰江南本能以性智求耳徐鍇改往知來非是壽昌案以往知來本諸易義自較以性智求三字爲切實鍇必從舊善本改正宋謂其非者謬也

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王羲之蘭亭序語本此

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

上令房上弟子云云言上令房上其弟子名籍也

秩八百石

壽昌案漢制郡太守秩二千石增秩者中二千石元帝建元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魏固大郡也而其秩八百石者考黃霸傳霸守京兆尹以乏軍興等罪連貶秩以八百石爲潁川太守房爲郡本六百石出試爲守未即真特爲增損其秩如宣帝時之制也又案成帝時除吏八百石就六百石此在元帝時尚存八百石秩也

房去月餘竟徵下獄

太平御覽卷五引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周敞師事京房房
爲石顯所譖繫獄謂敞曰吾死後四十日客星必入天市
卽吾無辜之驗也房死後果如言書壽昌考五行志元帝初
平元年二年俱有客星見此在建昭以後未書客星豈志
失載抑謝書未可信耶
辰爲常事時爲一行
注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爲子時十二時也日
加之行過也壽昌案此則時字爲今世天文家所云某時
之時
至秦迺不說傷之曰法
左傳昭公十八年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釋
文說音悅此顏音訓所本也

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

壽昌又案揚雄傳甘泉因秦本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弩阹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師得漢時宮殿前後增加畧備於此若上林之制度地勢廣狹則前見東方朔傳及司馬相如上林賦

五經六緯

劉攽駁注曰正言星宿何故忽說五經蓋爲二十八舍壽昌案劉說是矣然以二十八舍當之亦不確案史記天官書有云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此所云五經也又云三能三衡者

天廷也注引晉書天文志云三台主開德宣符也所以和
陰陽而理萬物也三衡者北斗杓三星爲玉衡人君之象
號令主也此所云六緯

翼張舒布

張晏注舒布張廣也壽昌案張旣訓張舒布亦訓張於文
爲不辭考翼二十二星張六星次於翼之前張以明爲吉
猶翼以明大爲吉故云舒布不得以張屬翼言謂張非星
也

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

顏注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壽昌案
論語孔注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邢義云賢賢者謂於
人之賢者賢之宋先生翔鳳樸學齋札記賢賢易色明夫

婦之倫引詩序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語爲

證王念孫引廣雅釋言云易如也賢賢易色猶言好德如

好色也壽昌謂顏注與李尋所說義相合其訓義爲輕畧

者左傳襄十五年易淫樂之矇注易輕也國語晉語貴貨

而易土國策秦策願王之勿易也注同是顏亦本古義也

陰桀得作

壽昌案毛詩傳伯兮桀兮桀特立也此言陰本伏於陽而

陽不能制之故陰得特出而得起也或曰桀訓特特與慝

同音左傳昭十五年季平子曰惟正月慝未作日有食之

五行志劉向說曰慝謂陰爻也是桀亦可訓陰慝也古字

多有以音通者如下之川爲穿落脈之爲絡脈也

皆川水漂踊

顏注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壽昌案說文川貫穿通流水也釋名釋水云川穿也穿地而流也爾雅釋水注李巡曰水流而分交錯相穿故曰川也

唯財留神反覆覆愚臣之言

劉攽云衍一覆字壽昌案此言惟裁察留神反覆思之覆案臣言漢人多此等語此覆字不必去

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

壽昌案百官表司隸校尉武帝初置成帝四年省哀帝綏和二年復置但爲司隸此云初立又稱司隸校尉皆不合亦史臣隨筆之誤耳

蓋聞尙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厤定元數如甲子也

壽昌案書洪範鄭注曰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本書元帝紀初元二年詔黎庶康寧考終厥命王鳴盛後案引荀子成相篇云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劉向說苑建本篇云尙書五福以富爲始國家以昌熾士女以佼好禮儀以行人心以安幷與鄭合此漢經師相傳舊說王氏蓋謂考終命屬貌對惡爲醜陋故云佼好至老也此書與此訓又不同未詳爲誰師之說

田終術

壽昌案翟方進傳方進師星厤於長安令田終術又見王莽傳中

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平準令

續漢書平準令六百石韋昭釋名辨云主平物價使相依

準

主名起居

主名謂其宗族賓客之名姓起居猶動定也顏注泥

又教吏爲缿筩

缿說文受錢器也古以瓦今以竹集韻下遘切音候玉篇如瓨可受板書筩令密事書冒案缿筩从缶知是瓦爲之蓋一器工製如缿而形狀似筩可投書其中令入不得出也師古復云或缿或筩非是

尤善爲鉤距

鉤之使言距之使不測也本文解釋最明妙無庸各注紛糾

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

通鑑考異曰蓋傅婢死事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壽昌考百官表地節三年六月魏相爲丞相此事在七月則相爲丞相剛一月也又考本始三年廣漢爲京兆尹六年下獄要斬計廣漢死當地節四年是追發傅婢事僅踰一年不得有數年也

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數人去責以殺婢事

壽昌案後書龐參傳參在順帝時爲太尉其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洛陽令祝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乃上參罪遂自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旋以良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廣漢此事與祝良相

似而各不同艮見原而廣漢卒被重誅者緣麗參縱後妻虐死其前子魏相自以過笞婢出至外始死非夫人妒害且僅一婢也廣漢爲京兆尹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訊夫人使跪庭下其凶悍之氣摧辱大臣已極矣誅死何足惜哉

百姓追思

案廣漢兄子趙貢爲吏亦有能名見薛宣傳

及翁歸爲市吏

漢內史屬官有長安市長齊職儀曰市令周脊司壓肆師司市皆其任也

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

壽昌案地理志河東郡屬縣二十四縣盡元始時已改除

四縣入他郡此宣帝時猶二十八縣也觀張敞傳山陽郡戶九萬三千戶五十萬地志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蓋傳綜宣帝時地志綜元始時之數故不能齊同凡此可類推也

高至於死

高猶極也下極者同

收取人必於秋冬

漢以冬盡決囚必於秋冬收取者使不得展緩逃死也

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

顏注云校亦學也壽昌謂官即官舍也後書明帝紀永平十年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校官二字與此同此以諸生係於校官下彼以弟子係於下猶言學舍之諸生弟

子也若以校官作職名解誤矣

賣偶車馬

偶車馬史記孟嘗君傳木偶人謂土偶人注象人曰偶木土像亦曰偶本書郊祀志木寓龍史記封禪書作木禺龍偶字一作寓唐以來謂爲寓車寓馬

修治學官

學官師古注謂庠序之舍也壽昌案賈誼傳曰及太子少長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故漢制凡經學詔行者謂立於學官言以所治經立之於學舍也此官字本不誤今　殿本考證云案學宮應作學官漢書各傳皆然諸本並誤耳今此本獨正作官不作宮此毛氏汲古本之可貴也又案官作官舍解不自漢書始已詳注

鮑宣傳中又案董仲舒傳云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是漢學校之立官肇自仲舒實京師學校也若郡縣之立學官則始自文翁見文翁傳

遣吏醫治視

壽昌案吏醫是吏以醫服役於官中者若周禮醫師今世官醫生之類漢少府屬官有太醫令丞無員多至數十人此吏醫視令丞尤卑也又案張禹傳侍醫視疾師古曰侍醫者侍天子之醫則吏醫是在官之醫也視字屬醫言則此云治視者亦令醫治而先視其疾也

卒本諸生

觀前引孝經數語知非諸生不能因不能自達於太守故代門卒之役也

延壽遂待用之

遂待用之言禮待而錄用之也

開閤延見內酒肉

當開閤思過時必減膳蔬食至是開閤始內酒肉也內當讀如納

虞犧官錢

漢內史屬官有虞犧令丞尉後屬司農六典曰虞犧令掌薦犧牲及粢盛之事丞爲之貳凡三祀之牲牢各有名數事即有業

壽昌案孟子有業屨於牖上趙注凡所攻治者曰業事物已爲而未成亦曰業吳王濞傳高祖召濞相之悔業已拜之注已然曰業又淮南憲王傳大王緒欲救世顏注曰緒

業也一曰始爲端緒是業與緒互相訓也此言事已然有端緒也

願得壹切

猶言大概也如注作權時也非

然敞本治春秋㠯經術自輔

案敞之治春秋左氏學也故前封事所引公子季友晉趙衰齊田完等事皆與左傳合

冬月已盡延命乎

壽昌案敞謂舜所恃冬月未盡數日至春則不行刑令冬月已盡舜果得延命乎自詡五日京兆之尙有權卽以轉詰絮舜也顔注失語氣

天子薄其罪欲令敞自得便利

自得便利顏注從輕法以免也蓋敞本罪爲絮舜事賊殺不辜當從重比此坐楊惲事僅免爲庶人猶今官吏被訟逮主法者輕之令自認輕罪一件得薄罰以免也

縱跡皆入王宮

縱卽蹤謂蹤跡也

大原郡淸

壽昌案北堂書鈔引典錄曰張敞爲太原太守有三人刼郡界持三人以爲質敞聞之自往詣刼所諭曉之曰釋質太守釋汝乃解印綬以示之曰大夫不敢欺願釋質自首遂解縱之遂自刼詔復其冠履如故

敞孫竦

竦字伯松至當陽太守事王莽封淑德侯竦從兄紹爲安

衆侯劉崇相從崇起義誅莽兵敗死之實敞孫也宜附傳末

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

案此正月事也漢制春不行刑此卽時磔殺者以非常逆惡不能緩至冬卽今律之決不待時也磔顔謂張其尸也見景帝本紀注此旣懸張其尸著樹上是已殺矣下云使吏射之射其尸使爲葅醢也當云張弓射之殺字疑衍

從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

顔注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虢供張也劉攽曰自長安上雍不過虢過美陽虢字是史氏誤齊召南曰顧炎武亦駁此文云今鳳翔縣古之雍城而虢在陝幸雍何以得過虢

當是過美陽之誤案攷及炎武並疑虢地在陝斖雍不當東行而不知右扶風自有虢縣也據地志雍虢美陽三縣並屬右扶風虢縣故城在今鳳翔府城南三十五里雍縣即在鳳翔府治帝西斖雍必過虢道理甚明何乃疑周之虢國東在宏農者乎夫漢時於周虢國地置陝縣屬宏農郡固不云虢縣也本文不誤壽昌案齊氏駁劉顧兩家說以明史氏之說非誤至詳且確考宏農郡置自元鼎四年陝縣自亦同時置也何氏焯獨主劉說謂尊已轉守槐里不爲令壽昌考本傳云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縣事是槐里爲轉守美陽爲兼行則仍是實任虢縣未他徙矣班史不誤顏注亦明尙何致疑之有

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

後世謂無才者爲不中用始此

太后徵史奏尊

案太后即宣帝之倢伃公孫氏也東平王郎思王宇當元帝時

御史大夫張譚

張譚字仲叔琅邪人

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

案賞浩賞也

拜故宏農太守傅剛爲校尉

據後公乘興上書知爲步兵校尉

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

顏注曰有冤事自言而與許仲相訟也本傳下云許仲家

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顏注公然而歸無所畏避下
又云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
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壽昌案此段正文與注俱有可疑
傳云郭賜自言尊未云所言何事顏乃遽定與許仲相訟
何也竊意所云自言尊即言下許仲家殺賜兄賞公歸舍
之事此句須貫至公歸舍止方合至吏不敢捕尊還上奏
數語尤可疑許仲殺人吏不敢捕彊陵弱極矣何反云彊
不陵弱乎郭賜兄賞被殺京兆尹不能治何云各得其所
乎下忽接寬大和平兩語作結無首尾無歸宿恐此事與
奏皆有脫文此或班氏節删馮商所作傳之失也

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

我君猶言我家君易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十二歲

小女子哀迫急呼死不擇音照莊子作本音訓王章女於父則君之最錯父於子則公之皆急時也

孫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六

長沙周壽昌學

蓋諸葛劉鄭孫毋將何傳第四十七

遂揖官屬以下行衞者

揖則不拜謁矣官屬以下行衞者自衞尉官屬以下諸官也

出先置衞

置玉篇安置也言道天子出則安置衞中事猶言布置也

寬饒初拜爲司馬未出殿門

壽昌案漢舊儀云衞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衞士於周廬爲區廬區廬若今之宿仗屋矣

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

傳賢
案劉向說苑至公篇有云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則繼世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今韓氏易不傳說苑想亦本之也
上書頌寬饒曰
劉奉世曰頌讀如上書自訟之訟是也顔注非
加豐秩光祿大夫
壽昌案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見百官表司隸校尉亦秩比二千石見續志豐見任司隸校尉與光祿大夫相等其云加秩者以光祿大夫之俸加之非加其官於司隸上也
吾邱壽王傳上以壽王爲東郡都尉不復置太守詔云任四千石之重亦猶是也但彼外任都尉太守各有職事故

是兼任光祿大夫中朝官事少故豐仍專任司隸校尉也

繫掖庭祕獄

掖庭祕獄案谷永傳有云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憯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劉攽正以論趙氏詔繫此獄慘毒可想

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

注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將軍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壽昌案此本漢舊儀凡書中云內朝外朝及中外等皆準此說

右將軍廉褒

壽昌案段會宗傳贊云廉褒以恩信稱而褒無傳百官表

云成帝永始四年執金吾廉褒爲右將軍五年免西域傳云都護廉褒賜姑莫匿等金二十斤繒三百匹當在建始年中爲執金吾以前其可見者惟此上書列名及孔光傳議立定陶王兩事卒坐淯于長王立事免爲庶人後又起用事王莽雜見莽傳子廉丹其後人廉范後書有傳

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

顏注引戰國策鳴犢鐸犨二人又引古今人表鳴犢竇犨二人案史記孔子世家作竇鳴犢舜華說苑權謀篇作澤鳴犢犨

上迺徙槃𨊠共工獄

百官表掖庭爲少府屬官者主之又有考工室王莽始改少府曰共工劉𨊠之獄在哀帝時莽尚未改易官制此共

工獄應仍曰考工爲是

事貢公

貢禹稱貢公蕭育傳亦如此

曰三公封

傳晏先爲大司馬衛將軍喜亦爲大司馬故曰以三公封

尙有因緣

因緣二字始此六朝造譯佛經者用之或以爲始佛經者誤也

崇因持詔書案起

持詔書案起胡三省曰案更始時常侍奏事韓夫人起抵書案則案非文案之案也是胡氏直以案爲几案矣壽昌竊謂崇當帝前進諫豈敢徑持書案而起且持詔書則已

又何必持案乎若然傅后徑可以大不敬罪之矣案正字通凡官府興除成例及獄訟論定者皆曰案丙吉傳所云無所案驗是也又云著書起義亦曰案即此所持詔書是也仍從師古訓爲是

綠天冐極

綠毛詩作昊

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爲屬

建始四年忠以少府爲御史大夫

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貍

豺狼當道安問狐貍張綱語本此

即度稱季而譴宅事

度稱季注引李奇曰過度不治罪書目案過度二字當以

意會之度越也越踰也度穪季言越過穪季而譴他事也

蕭望之傳度行積思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爲高行亦

訓度爲越也本傳上云上度立而用根卽此度字

契國威器

注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師古取李說壽昌案晉

說是也契卽挈也說見溝洫志

自平輿徙平陵

顏注平陵汝南之縣也壽昌案平輿汝南之縣平陵縣屬

右扶風下爲長陵令則屬左馮翊注平陵當作平輿

先是林卿殺婢壻

婢壻婢之夫壻也何謂外人與婢姦者乎如外人與姦則

林卿殺之無罪且何得穪壻耶

使奴剟寺門鼓

此剟長陵令署門之鼓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爲寺壽昌案韋昭辨釋名自漢以來九卿所居謂之寺據此則縣令署亦可稱寺不必九卿矣

罪在弟身與君律

壽昌案律以廷尉爲平鍾元領廷尉故何並對之言君律也

陽翟輕俠趙季李欵

案趙李二人並鍾元俱不見游俠傳中

從横郡中

師古注云從音子用反横音胡孟反壽昌案此兩字音去聲所未喻也

贊曰蓋寬饒爲司臣

寬饒官司隸故稱曰司臣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吕令詣太常受業

注如氏謂令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壽昌案武紀顏注云郡國每歲令所徵之人與上計簿使俱來京師也續百官志云太常每歲選試博士奏其能否詳見儒林傳序

下車趨門傳呼甚寵

壽昌案王仲翁以光祿大夫給事中故到小苑東門得傳呼也望之時以郎署門候正守門故仲翁謂爲抱關此亦可備漢官儀之一證傳呼若後世呵導之類

兄子山領尙書

壽昌案山爲霍去病孫從光言應作兄孫山爲是且禹不得有兄也非班史偶疎即轉寫之誤也考去病傳子嬗嗣無子國除去病死不聞有庶子也光亦止有子禹並無他子山列於雲之次疑山亦禹之子嗣去病爲孫者也

軍呂夏

言用軍以夏時也案宣帝紀神爵元年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

望之與少府李彊議

壽昌案百官表李彊字中君望之以少府遷右馮翊則彊守少府望之以大鴻臚遷御史大夫則彊爲大鴻臚彊曩與望之接任故持議易合也

侯年寧能父我邪

壽昌案因上以丞相丙吉年老重之吉卽生自武帝初其爲魯獄史遷廷尉監當在武帝中年歷武昭兩朝至宣帝神爵三年爲丞相已八十餘年矣故望之云然望之時己年踰六十也服注及劉攽劉奉世𠞰誤俱不合

本朝所仰

本朝猶今稱中朝也壽昌案本傳前云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郡守內不自得可證

便道之官

壽昌案望之以御史大夫左遷太子太傅俱在京城中云便道者詔其受印上故印後卽取便路至官所不使有顧望也

書曰戎狄荒服

顏注曰逸書也壽昌案此本國語周語非逸書或書曰之書字係泛指古書言不然則書字偶誤也顏注失考

恭顯又時傾仄見詘

壽昌案文穎謂恭顯心不自安師古謂見詘於天子皆非也此直謂其論議傾仄見詘於望之等四人故望之爲帝云云大與恭顯忤也

我關東人

案鄭朋會稽人時南人皆得稱關東人也

朋黨相稱舉

朋黨二字昭人始此

呂鄠名賊梁子政

顏注謂名賊者自顯其名顧炎武曰名賊猶言名王謂賊

之有名號者師古注非壽昌案顧駮顏說是也但此是賊
耳何得以名王比此蓋著名之賊名猶名捕之名謂詔所
指名欲誅者也

咸字仲

咸爲張禹壻

徵由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

案漢雜事云入爲鴻臚鄉不任賓贊蓋以病不能任贊導
九賓之事此云不及卽不任異文非有別義也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明習

藝文志兵家有孫子兵法楚兵法太壹兵法天一兵法神
農兵家鮑子兵法雜家兵法等書又有兵春秋三篇奉世

所讀殆此類

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衆數千人畔

齊召南日昭帝應是宣帝之訛昭帝時奉世名尙未著安得持節將兵且西河屬國始置於五鳳四年宣紀可證也

當昭帝時尙無西河屬國安得有叛人耶壽昌案齊說詳確下云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考惠封長離侯爲宣帝本始四年薨在元帝初元二年皆不得及昭帝時所云昭帝末者實宣帝末也

詔召丞相韋元成御史大夫鄭宏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

此所謂五府也

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

壽昌案此元帝永平二年事食貨志云元帝初元二年齊地饑穀石三百餘視宣帝時京師穀石五錢邊郡穀斛八錢豐歉大不侔矣顏注二百餘云一石直二百餘錢是也方扶南云漢世錢以緡論二百餘緡斯貴矣此方誤也二百餘止二百餘錢非二百餘緡檢食貨志可證即上云石五錢斛八錢亦豈得以緡算耶

再三發輈

說文輈反推車令有所付也一曰輕車淮南子說林訓傾者易覆倚者易輈也注亦云擠也

必有成敗者

宋祁曰南本作成敗者之患壽昌案以患字連上讀似不合敗可患成有何患乎且下兩句意亦不接

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爲建威將軍

顏注云別有一安國非武帝時人是也前安國已死於武帝時此則元帝時事

吕秩出爲上郡太守

注如氏曰以鴻臚秩爲太守壽昌案馮野王本官大鴻臚秩中二千石太守則二千石也漢制郡大增秩者爲中二千石元帝建昭二年益三河大郡太守秩上郡係邊郡未增秩也

朔方刺史蕭育

據此則育傳云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尚有朔方刺史未敘及

不分別予賜

注如氏曰予予告也賜賜告也壽昌案杜欽引令本如此下云令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歸又云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大將軍王鳳不聽欽言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時野王以病滿三月賜告歸杜陵就醫藥也

數謂參物禁太甚

壽昌案物禁太甚此李斯引荀卿語也見史李斯傳翟方進勸馮參卽是此意顏不引此而別注失之

君侯𠮷王舅見廢叉而君侯盛修容貌

壽昌案楊惲傳邱常稱惲爲君侯令翟方進亦稱參爲君侯後漢任尙稱班超爲君侯皆因侯爵稱之不必爲相自後卽不侯亦稱久不遵漢儀之說矣

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
騷之辭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旣隕之
上四人無宜咎而有屈原下引小弁之詩而以離騷之辭
配之末又引小弁詩中兩語壽昌案毛傳以小弁爲宜咎
作三家詩以爲伯奇此以離騷配小弁以屈原配伯奇則
主三家立說而小弁不作小卞則兼用毛詩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而許后已殺死
許后以產後服附子不合治法而死此直云以殺死霍后
傳亦云殺許后事頗泄蓋以藥殺之也

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
壽昌案此多從之字斷句淩本李讀本何校本皆然趙王

句幾不可通此事何與趙王也細審當以無財幣以通顯爲句下云之趙卽博所云北游燕趙也亦卽所云北海之瀕也王淮陽王也使謁者持牛酒與黃金勞博者勞其之趙求賢也

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

顏注引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壽昌案論語德行上無孔子曰三字蓋鄭氏本合上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爲一章皇侃則以德行下別爲一章釋文從之顏注殆仍從鄭舊說也又史記弟子列傳亦有孔子曰今論語無孔字

兼此四者

上雖四偶語而中引五人此云四者以顏冉共爲德行也

顯具得此事告之

宋祁曰顯字上宜有石字告之之字衍劉敞曰之字衍壽昌案上已有石顯此不得再有石字宋與劉以告字屬下讀故疑衍之字壽昌案告之者告於上也下方詳述房與博之罪即所告也作兩句讀自不衍之字

盖臣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

壽昌案禮記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注考稽考也壹即一

曰茂之命矣夫

茂今本論語作亡

子懷王文嗣

文表作芳

二十一年薨

表作十一年

王莽立顯子嬰爲孺子奉平帝後

壽昌案嬰非必本名或以嬰刻故呼之王莽取其與秦子嬰相同遂以名之也莽敗後平陵方望等起兵臨涇立爲天子後爲更始臣李松擊破殺嬰王子侯表但云莽敗死從畧也

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蟜

藝文志作光祿大夫張子蟜蓋由太中大夫而遷也蟜應正作僑

然後富貴不離於身

宋祁曰舊無不字云離於身蘇子瞻云此文與孝經小異

離附離也今作不離其身疑爲俗儒所添也壽昌案宋景文襲於嘉祐查年蘇文忠嘉祐二年始得第年輩不相及宋安得引蘇語前人謂宋校本語多後來僞託此益可證或謂蘇校係後人附錄非宋引之則何爲宋稱名蘇轉稱字也

本朝不和

此本朝謂本國之朝與蕭望之傳本朝爲中朝者異

述修厥德

述修今詩本作聿修匡衡傳引詩仍作聿修殆當日齊魯韓各家傳寫有異爾述聿互通說已見賈山傳

太史公書

壽昌案東平王上疏旣云求諸子及太史公書此王鳳對

上復稱太史公以爲公是官稱則無此官謂尊之爲公亦
非對上語此班史隨筆爲文偶未檢正也

立三十三年薨

表作三十二年

共因幸臣董賢告之

壽昌案躬寶因中常侍宋宏上變事告帝不因董賢也哀
帝時寵賢欲侯之故詔云躬寵因賢以聞此傳從詔書也

又立思王孫成都爲中山王

成都於莽篡時貶爲公明年獻書言莽德封烈侯賜姓王

匡爲東平王

匡立爲東平王王已在居攝元年

追尊共王爲共皇帝

殿本明監本汲本同惟毛本無帝字是也哀帝紀可證紀
共字作恭

王爲信都王

王字劉攽謂應改立字然各本皆作王字似不必改上王
字讀去聲王之也卽立字意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庸作吕供資用

壽昌案庸作卽司馬相如傳所云與庸保雜作也西京雜
記匡衡勤學邑有大姓家富書籍衡乃與客作徧讀之三
國志注引魏畧云焦光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
其直是客作但供力役不受庸貲

匡鼎來

師古引賈誼傳天子春秋鼎盛訓此鼎字最確壽昌案賈捐之傳云顯鼎貴亦猶是也況語明云匡鼎來下即云匡說詩不云鼎說詩益知鼎之非字也

衡射策甲科目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

顏注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案景科即丙科顏在唐時諱丙也儒林傳自作丙科

遣衡歸官

遣歸官此官字亦學官之舍匡衡故爲平原文學也

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

顏注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壽昌案古服皮者以毛爲表毛在內即爲反也如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毛傳古者

素絲以英裘蔬謂英猶飾也蓋以素絲與羔羊毛色相稱而飾之也狐裘蒙戎卽尨茸杜注亂貌毳衣如菼羔裘如膏狐裘黃黃凡皆言其毛色舉此可類推

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

壽昌案風俗通五霸篇有云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爲殉詩黃鳥之所爲作故謚曰繆檢此注所引應劭之說全不同且書作穆亦不作繆也

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

注引張晏云云壽昌案鄭氏詩譜陳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衡學齊詩而與毛詩說同也

晉侯好儉而民畜聚

顏注云云壽昌案詩譜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說亦與齊詩近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顏注云商邑京師也壽昌案毛傳同後書樊準傳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注韓詩之文此引齊詩與毛詩文同與韓詩義同而文異也

將欲度唐虞之隆

度唐虞之隆壽昌案度法也不宜作過字訓

孔子論詩以關雎始

壽昌案關雎本書杜欽傳後書明帝紀馮衍楊賜張衡等傳引魯詩後書明帝紀馮衍傳注引韓詩皆作刺詩衡受詩學於后蒼而引其師言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

專頌后妃之德必齊詩說也與毛詩傳說相同焦贛易林
履之姤云雎鳩淑女賢聖配偶是贛亦主齊毛兩家之說
李黃集解引齊詩云關雎周衰之詩鄭樵六經奧論引齊
詩云康王政衰之詩是皆不確匡衡說最古自以匡說爲
正

正躬嚴恪

禮嚴威儼恪嚴恪正有二義不必訓嚴爲儼也

皆立基楨

壽昌案基址也楨卽書費誓峙乃楨榦孔傳曰題曰楨又
曰楨當牆兩端者也注楨榦築牆所立兩木也蓋基以立
其址楨以固其防取義如此

免爲庶人終於家

案漢相免爲庶人終於家者自匡衡始

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

問奉詔策問也

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

朱雲請斬禹折檻正此時事

後堂理絲竹筦絃

絃竹筦絃四字王右軍蘭亭序本此或謂右軍四字爲複

是未讀漢書也

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又上臨候禹又迺車駕至禹

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

據此則車駕臨幸者數矣至於上親拜於牀下又辟左右

問事漢相尊寵未有逾此者

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

案禹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退計當在七十外至此又十四年乃薨應八十餘或且九十矣

爲論語章句獻之

藝文志論語家有魯安昌侯說二十一篇又孝經有安昌侯說一篇

念張文

念訓若倍誦猶今云讀書爲念書也今俗書作唸本詩民之方唸吚之唸借用字

孔子十四世之孫也

因光係聖人之後故詳庠序其世系

鮒生子家求求生子眞箕箕生子高穿穿生順順爲魏相順

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襄子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

帛禮記作白子眞箕史記作子京順史記作愼又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史記作武生延年及安國又長沙太傅史記作太守壽昌案名字官爵之誤或傳寫有譌惟孔安國世次此書以爲忠子爲孔武之弟史記則以爲孔武之子譌舛太甚考太史公嘗及安國門親受尙書學豈有不恐其師之祖與父而妄書者班氏生後二百年全恃簡冊傳寫不無錯紊似當以史記爲正然案長沙國非郡不應有太守當從本書作太傅

呂光爲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爲右將軍居後

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

案左右前後將軍皆秩萬石相同此是仍任本官兼領他官之銜耳

罷歸

據朱博傳知亦免爲庶人也

援納斷斷之介

書曰案書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傳曰如有束修一介臣斷斷猗然專一之臣馬融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王肅曰一介耿介一心端慤斷斷守善之貌此正用秦誓語光固治尙書學也今本作一个臣

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

案罷相復起降秩拜官亦漢相中僅見者

犬馬齒𢦏

𢦏卽𡍫古字通山海經有𢦏民國釋文引韓詩胡𨑹而微𨑹作𢦏說文云𢧵大也引詩𢧵𢧵大猷走部作𧼛皆𢦏也古今字也

明年徙爲太師

壽昌案百官公卿表太師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師古曰此事蓋光此官亦見授也考應劭漢官亦云太師古官漢初惟有太傅一官位在三公上也光薨後惟馬宮曾一代爲之旋廢自是至後漢一朝皆闕此官不拜逮後漢末董卓始一拜此官

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

劉奉世曰可字疑非壽昌案此必詔使護喪之諫大夫謁

者二人奏請用甲卒五百人上可其奏也覆霍光傳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是盡發其卒不計多少也此則允用五百人可即允也王溫舒傳得可事論報即此可字

治春秋嚴氏

壽昌案眭孟受春秋於嬴公孟弟子百餘人以嚴彭祖顏安樂爲明安樂授淮陽泠豐豐授馬宮春秋自分嚴氏顏氏兩家學此當云治春秋顏氏不當云嚴氏也

以宮爲太子師

莽以宮爲太子師疑

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左傳文十八年埋之馬矢之中豈宮之先以此得氏耶或即漢之馬適氏矢適音相近也

孫衍齡謹校

漢書注校補卷四十七

長沙周壽昌學

王商史丹傅喜傳第五十二

居喪哀慽

壽昌案說文慽憂也從心戚聲書盤庚率籲衆慼注慼憂也說文有慽字無慼字

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

即下張匡對中所云頻陽耿定上書也

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

宜從劉奉世作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爲一句匡對曰爲句壽昌案匡衡傳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朱博傳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皆此類師古從

臣字斷句誤也

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

宜從劉敞刋誤作聖主崇孝遠別爲一句不親後庭之事爲一句其義不注自明劉攽說同師古從親字斷句誤也

卒無怵愁憂

怵愁卽書所謂怵惕惟厲也愁惕古今字

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

漢儀注有若盧獄主治庫兵將相大臣

天下莫不歸心臣子

顏注自託爲臣子劉奉世曰臣子當屬下句陽夏公謂如顏讀亦雅胡三省曰以下文大意觀之顏注是也壽昌案古人文辭質厚少用語助漢書尤多此言天下莫不歸心

於太子而顧爲之臣子也故顏注能達其意齊氏召南謂臣子二字連上連下讀並通殊欠細審考宋祁本漢書內有陽夏公本案自謝絳本絳陽夏人書末見各本間有引之者衍齡謹附識

上因納謂丹曰、

謂上因納史丹毋動搖太子之言而諭之也

丹兄嗣父爵爲侯

壽昌案恩澤侯表樂陵侯史高薨永光二年嚴侯術嗣是丹兄名術也

永始中

案百官表在永始三年

史氏凡四人侯

表載丹子邯孫獲俱嗣侯

皆親呂外屬封

劉攽曰親當作新壽昌案親卽親與喜等之親字同義若云新封則傅喜兄弟皆新封豈但丁明也

子嗣註

壽昌案表載建國二年侯勁嗣是喜之子名勁顏注云史不得其子名誤

許史三王丁傅之家

顏注三王謂邛成侯及商鳳二家也壽昌案邛成乃宣帝王后之族王奉光王舜王駿王章王成諸人此駿非王陽子章非泣牛衣者皆别一人同名者也陽平之王乃元帝王后之族王禁王鳳王崇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王音王莽諸家郡之王乃史皇孫之妻黨宣帝之母族王武

王無故皆以宣舅封侯商則武之子也謚戾侯與謚景武

侯之王商又別顏但注商鳳爲一家未析

丹之輔道副主

禮天子之元子注儲君副主也太平御覽卷一百四十六

引荆州星占曰少微星一名處士星儲君副主之官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史

百官表中尉屬有都船令丞如氏曰漢儀注都船獄令治

水官也壽昌案此獄史最卑下云以大司農斗食屬方爲

斗食佐史有秩下補不其丞方爲縣令不屬都船獄矣

又念十金法重

壽昌案漢律科吏贓至十金卽死罪觀馮野王傳爲左馮

翊所屬池陽令並素行貪汙野王部督郵掾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都格殺本傳池陽獄掾王立受囚家錢萬六千立自殺翟義傳宛令劉立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南陽太守翟義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皆可證

宣爲相府

案相府非官也不得曰宣爲之應以府字屬下句言府中有辭訟也觀上守馮翊時自言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亦以府字貫首可知

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

壽昌案據此則漢制應以創傷不能居位而杜欽以目偏盲仕武庫令後拜議郎許商被病殘人官光祿勳何也

謹考黃覇傳覇爲揚州刺史有許丞老病聾大約病可仕創傷則不可仕也衍鑰謹附識

不相救丞化

宋祁曰丞當作承壽昌案丞承古字通百官表丞相掌丞天子注引應劭曰丞承也大戴禮保傅篇博問强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丞丞者承天子之遺忘也文選校獵賦丞民乎農桑揚雄傳作承民李延年傳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他本作承意宋祁曰景德本作丞淯于長傳晨夜扶丞左右皆作丞不作承也

傳曰遇人不㠯義而見痏者與痏人之罪鈞

注應劭曰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也壽昌案應說非也玩辭意俱是傷人但痏與痏微分輕重耳遇人見痏是使人傷見痏非受痏於人也蕭該音義引晉

灼曰痏裂也說文痏毆傷也痏說文曰病也該案三倉云瘡也張衡西京賦所惡成瘡痏李善注瘡痏謂瘢痕則與應說無瘢痕者異矣惟漢以痏痏歸一律故曰罪鈞言見痏之輕與痏人之稍重其罪同也若見毆與毆人同罪恐無此律也

宣坐免爲庶人

案漢相免爲庶人終於家者匡衡後有薛宣

因留與主私亂

壽昌案此全無其事也敬武長公主爲宣帝女考外戚傳宣帝有一館陶主爲華倢伃所生其敬武之姊耶卽敬武爲宣帝末年所生至平帝初元已五十三四歲若元始中將六十主雖少寡不聞有佚行再降薛宣年已不小至暮

歲而乃留子與亂乎漢末政雖不綱而淸議尙嚴矧與莽不協必遭刻治乃主薨後太后猶欲親臨其喪主之無失德益可證矣此皆因主平日出言非莽莽恨而畏之造此誣衊觀莽傳云窮治呂寬獄內及敬武公主故欲致主死並死其子薛況也史氏襲莽舊聞不將年事審正以辨其非不得謂非巨戾也

欲言二千石墨殺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

案治所平時刺史所居之治也非行部時所止故必俟其行部還始令詣之也下云各使屬其部從事方是行部時所治積志冀州刺史治在高邑前漢爲鄗屬常山

對言惶恐

慚於下欲太守存問始起故先以惶恐二字先之猶奏記

之先言主臣皆發語辭也顏注云懼新太守之威非是若

誠懼則無以下云云

迺敢起職

壽昌案起職即言起而就職也明淩氏諸本職字上有就

字此是後人加之後人文所以異於漢人語助多而無須

注釋也

呂是豪强慹服

壽昌案慹說文㥁也从心執聲㥁一作怖莊子曰子方慹

然似非人注不動貌與讋通失氣也

如律令

顏注曰游徼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壽昌案顏注泥如

律令三字漢制官府文移中常語史記儒林傳太常臧博

士平等議末云請著功令佗如律令文選載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末云如律令東觀餘論載漢破羌檄皆有之漢聞憙長韓仁銘碑末亦有如律令三字本傳前云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皆不專指捕盜賊也律令之簡長三尺示最尊也

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

案府中言御史府也顏氏家訓文章篇引此數語凡烏字皆作烏云文士往往誤作烏鳶用宋祁信其說謂浙本亦作烏凡烏字當作烏字壽目案顏氏當日所見漢書或傳鈔偶誤宋氏取此孤證欲改古書未可信也考御史府稱烏署見唐制書烏府烏臺見白六帖唐張夏器有烏臺賦

云門䓁晨而豕出樹夕陽而烏來正用此事是唐以來漢
書皆作烏益可證

右將軍蟜望等四十四人

蟜百官表作蟜壽昌案禮檀弓蟜固不脫齊衰而入見通
志氏族畧漢有逆人蟜慎據此則蟜之受姓亦舊矣殆卽
國語有蟜氏之後裔歟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失父孤學

壽昌案無父曰孤固也此孤學猶言獨學言無父以教之
獨學無所成也一曰孤學猶廢學國語吳語以心孤句踐
注孤棄棄卽廢也

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

方進從尹更始受左氏春秋傳此博士恐即尹更始更始本穀梁議郎後官諫大夫長樂戶將從張禹受左氏傳胡常與方進同學尹更始受左氏春秋傳更始字翁君汝南人治左氏之張禹字長子清河人非安昌侯也

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

陳慶字君卿以琅邪太守入爲廷尉在方進爲丞相之次年非此時又一年遷長信少府

慶與廷尉范延壽語

范延壽字子路安成人以北海太守爲廷尉此事當在鴻嘉二三年內以薛宣爲相延壽尙在廷尉任也

會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

壽昌案地理志北地郡義渠道凡縣有蠻夷曰道又不滿

萬戶故置長非令也

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已下

壽昌案漢舊儀丞相爲外朝此劾丞相薛宣故請下中朝議也

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

師古注引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起起立迺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下輿立乃升車壽昌案禮記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似天子立而不坐據儀禮覲禮公侯見朝禮則止於再拜稽首自周末衰微遂有天子下堂而見諸侯之事漢法近古禮亦如之續志補注引漢舊儀云皇帝見

諸侯王列侯起侍中稱曰皇帝爲諸侯王列侯起起立乃坐太常贊曰謹謝行禮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下輿立乃升車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爲丞相起立乃坐太常贊稱敬謝行禮晏見侍中常侍贊御史大夫見皇帝稱謹謝中二千石見皇帝稱謝二千石見皇帝稱制曰可太守見皇帝稱謝晉禮儀志云漢十月朔三公奉璧上殿御坐前北面太常讚曰皇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前進璧百官皆賀本書張禹傳禹病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漢有叔孫通朝儀一書見通典後佚去無傳畧引數條以見漢天子待丞相及百官之制

及後毋終旣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

壽昌案方進不服後母服與薛宣同而本傳前云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是恩過所生又不同於宣矣考儀禮繼母如母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注因猶親也漢道近古士禮尤重方進素名講經豈容不知顏注引大功以上云云似未細審禮制也又案何武傳武以迎養後母恐盜阻道遂留止後免相策文猶曰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知漢世之所重矣

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

逢信字少子平陵人任宏農太守入爲京兆尹三年遷太僕至衛尉

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雀也

平帝時春秋左氏傳始立學官凡文中無引左氏者獨方進奏中引此數句絲方進好爲左氏學其師則國師劉歆韋賢傳中始見劉歆等引左氏傳曰此尙在前也○左傳毛詩立學官平帝本紀及藝文志俱未明載僅見於儒林傳贊

輔湛沒

注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沈沒不見則天下之兵銷壽昌案天文志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注蘇林曰斥遠也史記正義曰輔大臣之象也占欲其小而明若大而明則臣奪君政小而不明則臣不任職明大與斗合國兵暴起暗而遠斗臣不死則奪此明言湛沒爲方進將死之占張氏注不合此旨

萬歲之期

壽昌案顏註謂萬歲爲死期意若指方進者誤也此蓋因成帝晏駕期近李尋占星有驗豫以誡方進也且豫占方進亦難保故下有爲具臣吕全身難矣之言此尚未說到方進也

言大臣宜當之

爲上言也時在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故賁麗言之二月而方進自殺三月而帝亦晏駕矣壽昌案熒惑所居之宿國受殃心爲明堂其大星爲天王占曰火犯心王者惡之故成帝欲殺方進以應星變也

內謁徑入

壽昌案內讀若納

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耶

顏注云不如本勿收治壽昌案公羊隱元年如勿與而已矣注如即不如左僖公二十二年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兩言則如猶言則不如也

迺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

據後書桓譚傳譚爲掌樂大夫

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

王莽造誣辭以詆人此其常事考雲傳雖以罪自殺猶得謚爲煬王無不孝其父事乃誣其親毒父死名曰鉅鼠並坐大逆誅死使非有東平本傳雲不重被誣千古乎壽昌所以於薛宣傳敬武公主事不能不爲之考正以主無他傳可辨也○又案王嘉傳廷尉梁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

奏請覆治時上以相等心存顧望欲寬雲罪詔免相爲庶
人雲遂死是雲在當時之獄已不能無疑也
功封云
言其敘功封爵策命如此云爾
謂後母曰
宣亦有後母恐是義之生母莽誥曰義母𡚁𡚁或其母名
也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太常陽城侯劉慶忌
慶忌繆侯劉德之孫節侯安民之子慶忌字宰君於竟寧
元年爲宗正三年遷少府後謚釐侯此爲太常不知何時
表未見

閻妻驕扇日昌不臧

毛詩閻作豔序云刺幽王鄭箋云當作刺厲王顏注云閻嬖寵之族也說本魯詩故亦云爲厲王而作觀正文上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下又云昌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明指褒閻爲二人班倢伃傳哀褒閻之爲郵班世習齊詩已同此說正義引中候擿雒貳刻者配姬以放賢刻豔古今字以刻對姬爲其姓與閻一音也

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

顏注曰周書君牙之辭也壽昌案師古誤此周書文侯之命中語也君牙無此辭且君牙係古文尚書谷永時未必習古文學

俊艾在官

今書作俊乂

欲末殺災異滿讕誣天

末郎今俗作抹滿郎今俗作瞞

急宜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

坐如氏注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

死永及此爲鳳洗前過也壽昌案章對言聞張美人未嘗

任身就館也是嘗字之誤亦誤考漢初高帝納薄后生文

帝幸張敖美人生淮南王景帝之王后先在民閒嫁金姓

生一女景帝納之生武帝漢世祖宗家法如此故谷永敢

爲此言

君侯躬周召之德

稱王譚爲君侯時譚封平河侯未爲相也

小子爲君侯安此

書中自稱小子始此

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

顏注曰湛讀曰沈漸讀曰潛周書洪範曰沈潛剛克言人性沈密謂潛深者行之以剛則能堪也壽昌案左傳文五年引商書曰沈漸剛克杜注沈漸猶滯溺也釋文漸以廉反正義箕子商人所說故傳謂之商書史記宋世家亦引作沈漸惟顏訓湛作沈密漸作潛深謂字疑衍文不則而字之譌也

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

帝與張放微行自稱富平侯家時有張公子之諂

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

顏注玉堂嬖幸之舍也壽昌案揚雄解謿曰歷金門上玉堂注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是玉堂非止一處也

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

樊並蘇令之亂皆永始三年事乃序於陳項之上

訞辭曰

案訞即祅古字聲轉即義通也顏依妖作訓恐非

厥咎亡

五行志作厥咎牡亡壽昌案此脫一牡字觀下云關動牡飛可證又志作京房易傳非洪範傳顏注誤引觀本傳云永於天官京氏易最密可知

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免輒賜告至永獨即時免

案承時已官大司農矣此卽近世因病勒休之令

昔文侯嗜大鴈之獻

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不往來趙倉唐曰君何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曰臣願奉使侯何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遣倉緤北犬奉晨鳧獻之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師古注所引與此微異大字應作犬

扶陽侯韋育

韋育丞相元成之孫頃侯寬之子後謚僖侯

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

顏注曰文母文王之妃太姒也劉奉世胡三省則皆以爲文王之母太任壽昌案毛詩亦右文母傳曰文母太姒也

列女傳云太姒號曰文母本書元后傳稱爲新室文母後書鄧騭傳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何敞傳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皆本周頌蓋對上假哉皇考言故稱文母烈考爲武王所謂繫之於子也若是太任則武之祖母當云繫之於孫矣似顏注未爲誤

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

壽昌案後書范升傳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又云知而從令則過大矣是以不苟從令爲說與鄭此言同間訓非間也蓋漢時說此經如此論語注引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猶以間作非間解朱子集注

引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則以
間異解是又各主一義與漢經師說不同
鄴從張吉學
壽昌案吉官至都尉而敞傳無其名觀其子竦幼孤則吉
亦早世矣郊祀志載張敞辨扮脽竇鼎銘文藝文志云蒼
頡多古文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受之
故張氏世擅古文學鄴則敞之外孫而吉之甥故亦能受
之至其子林著蒼頡訓纂蒼頡故等篇
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使辯士王襃頌漢德
辯士才辯之士也易明辯晳也注辯明析也是作才慧解
不專主能言說

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吏

太守有卒史無卒吏吏當作史

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

壽昌案陶宗儀輟耕錄云凡學官朔望講說所屬上司官省憲官至自教授學官暨學賓齋諭等皆講說一書其制實昉于武也今各省學政蒞學官弟子每講說一書俗稱爲下學講書即此類

其兄子爲廬江長史

劉攽曰廬江長史案百官表邊郡有長史秩六百石廬江無緣有長史就令有之已六百石不待刺史一見爲重而郡舉之也明此多長字不然是卒字爾壽昌案劉辨核甚確第漢自文景後官制廢置不常恐廬江此時亦設長史

如邊郡也若謂字誤則何壽又云此子揚州長史不應重誤也此時刺史未改牧尚是六百石所部太守皆二千石而舉劾實由刺史長史爲太守所屬吏必見重於刺史然後郡得舉之也百官表所遺甚多非參考各傳中不得備

還沛郡太守

漢時沛郡有民家貲二十餘萬一男纔數歲失其母有一女不賢其父病困呼族人爲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與兒既而訟之太守司空何武省其手書顧謂掾史曰女性强梁壻復貪鄙畏害其兒且俾與女內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斷決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或聞州縣得以伸理其用慮宏遠如是乃悉奪財以還子壽昌案此出宋桂萬榮棠陰

比事所引風俗通今風俗通無之知宋時風俗通所傳尚多也

及爲御史大夫司空

壽昌案成帝綏和元年武爲御史大夫旋詔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傳前已敘明此不容以御史大夫司空兼說且漢制無司空官此明衍御史夫三字而大字宜加於司空上也

坐戸殿門失闌免

壽昌案此卽左傳宣十二年屈蕩戸之之戸故師古引以爲證杜注戸止也師古注從之唐書李紳傳擊大毬戸官道車馬不敢前卽此戸字若樊噲傳詔戸者無得入羣臣此戸者守戸之人如門者門尹閽者之類不能訓爲止也

疑漢制初入爲郎多令職守門如蕭望之射策甲科爲郎
署小苑東門候與嘉正同
察廉爲南陵丞顏注南陵縣名屬宣城
壽昌案南陵地理志屬京兆尹不屬宣城宋祁謂宣城丹
陽郡縣名未爲郡是也
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
劉攽曰加食邑多加字壽昌案平當拜相封關內侯未得
邑封其食邑戶亦無數後其子平晏爲相封防鄉侯止一
千戶則平當之戶不滿千可知也此承平當言則加字非
多也
示平惡偏
言示以均平惡其偏黨也惡當音烏路切

故雖多內識

多內左傳齊侯好內多內寵此多內二字所本

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

漢之笞辱大臣若此此可補刑法志所不及

月餘徙爲大司空

壽昌案百官表爲大司馬四月徙大司空檢恩澤侯表丹以大司馬七月庚午封高樂侯百官表稱十月徙大司空從七月數至十月剛四月又云爲大司空一年免建平元年表云十月朱博爲大司空從十月數至十月恰一年是從表作四月徙爲合

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帝

壽昌案帝字誤加觀下云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哀帝紀

云太皇太后詔尊定陶恭王爲皇均無帝字可證毛本無

帝字轂脉共卽恭也

郞中令洽裦

郞中令劉敞曰案是時無郞中令胡三省曰令字衍文壽

昌案百官表曰郞中令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

此當哀帝時故劉氏云是時無此官然龔龔遂傳云至昌邑

郞中令已不在武帝時後書劉昭志亦云郞中令掌王大

夫郞中宿衞官如光祿勳恐是太初時更名未久復之未

可知百官表偶遺也

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

炔欽字幼卿齊人從許商受尙書

平帝卽位復免高昌侯宏爲庶人

壽昌案功臣表高昌侯董宏於哀帝建平元年以罪免二年復封三年死元壽元年侯武嗣二年坐父前罪免此宏字誤宜正作武○宋本於此下引宋祁曰通鑑考異云云夫景文何得見通鑑乃引考異云云豈不可笑此作僞者太不考也

孫衍齡謹校